

辅 帅 生 平

吉 林 市 文 史 资 料

第 七 辑

Y545/01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审 定：曹振中 张恩惠 赵 杰

孙贵田 杨南欧 于海鹰

本辑编辑：鲁 仁 刘乃中 杨桂林

庄金铨 孙贵田

辅 帅 生 平

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编辑出版：政协吉林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发 行：吉林市文史书店

承印单位：吉林市印刷厂

批准书号：吉林市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73号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220,000字 印 数：1—3500

编 者 的 话

张作相是张作霖的心腹将领，奉系军阀的第二号人物，在奉系集团决策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出身农民，重孝悌，讲义气，对部属宽厚，在文武官员中威望素著，有“忠厚长者”之称。他忠于张作霖，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不尽苟同。他一贯主张“保境安民”。在督吉期间，加强地方军事力量；积极整顿财政税收；排除外来阻力修筑吉海铁路；兴办吉林大学；修建自来水；拒绝执行张作霖的“种毒筹金”政策；严厉查禁鸦片烟等等。这在客观上对发展生产，方便群众生活，起到有益作用。张作霖去世后，他极力辅佐张学良掌握东北军政大权。热河失守后，在隐居天津租界的十多年中，他不为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的高官厚禄所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一个军阀人物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识大体，坚持民族大义，并为社会积极办一些实事，是为人们所称道，并应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一笔的。张作相先生虽已做古，但他的袍泽、部属及亲朋后辈希望对他恰如其分的评说，广大群众也希望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此我们编印了这个史料专辑。

撰写回忆文章的，有张作相先生的子女、亲朋好友等知情者，也有被调查访问的有关人士，作者各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张作相的生平。由于共写一个人，重复现象自然难免，我们尽力做了些剪裁。为了弥补回忆资料之不足，我们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并加以整理，使回忆资料与档案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以使提供的资料尽量做到翔实全面。凡是能够直接为本书主题服务的档案文献资料一律采用，对那些间接的反映张作相一生

活动的材料，我们也加以收录。

为了帮助读者对张作相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我们编写了《张作相生平梗概系年》附后。还附录《张作相次子张廷枢》一文，以示张作相对其子女的影响。

此辑史料是东三省政协第二次文史协作会的协作题目，全国政协文史办、辽宁省政协和吉林省政协文史办提供了稿件，由吉林市政协编辑出版。在编辑此书过程中，本会又到多地走访了知情者，不少单位和个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我们感谢吉林省和吉林市档案馆、图书馆、吉铁分局、吉林市自来水公司、吉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辽宁省锦县史志办对我们的大力帮助！感谢天津市政协、天津市政府参事室，北京市东城区、沈阳市、锦州市和辽宁省锦县、黑山县政协给我们的热情支持！同时，对参加审稿的全国政协、辽宁省政协、吉林省政协、黑龙江省政协文史办的同志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能力和条件，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补充和订正。

目 录

编者的话

张作相生平略述	常 城 (1)
回忆我的父亲张作相	张廷范 张文阁 (12)
我所知道的张作相	胡 震 (41)
我与张作相的接触	王世选 (48)
张作相事略	张 杰 (59)
记张公辅忱	诚静容 (94)
我所了解的张作相	张振林 (97)
回忆张作相	刘鸣九 (115)
张作相事迹回忆	崔晓峰 (118)
张作相片断回忆	陈东升 (127)
张作相事略	李宗颖 (130)
我对张作相的一些了解	范广厚 (144)
“九·一八”事变后的张作相	王振中 (147)
张作相长吉数事	祝步唐 (159)
回忆张作相	孙德沛 (162)
张作相在吉建军、禁烟及剿匪	张雨辰 (177)
张作相筹建吉林西关自来水厂	李友泰 (181)
吉海铁路修筑的片断回忆	王昕斋 (184)
张作相视察吉海路过磐石	李一民 邓希禹 (193)
张作相时期吉林的两次学生运动	王绶之 (195)
“九·一八”事变后旅平吉林学生与张作相	杨桂林 (197)
我识辅帅于津门	王秀珍 (201)
张作相等人的伪满之行	张 瑞 (205)
我向熊式辉推荐张作相	杜建时 (210)

护送张作相回天津……………周 茹 (212)

张作相轶事……………王 悌 (215)

✓张作相在吉林(根据文献档案资料整理)

①修建吉海铁路……………徐永林整理 (226)

②首建自来水……………关云蛟整理 (234)

③创办省立吉林大学……………鲁仁整理 (238)

④厉行禁烟……………庄金铨整理 (255)

⑤普通教育的发展……………李清江整理 (269)

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李清江整理 (277)

⑦财政税收概况……………鲁仁整理 (287)

⑧清剿胡匪和选拔官吏的筹划……………鲁仁整理 (290)

⑨个人房地产经营情况……………鲁仁整理 (294)

附 件

①张作相次子张廷枢……………张庆泰 张杰 (298)

②张作相生平梗概系年……………鲁仁整理 (309)

③张作相德政碑文抄录及说明……………杨桂林 (322)

张作相生平略述

常 城^①

张作相是张作霖的老伙伴、嫡系骨干将领和忠实的“辅帅”，在奉系军阀中有“忠厚长者”之称。笔者对张作相的事迹知之不多，仅就其在清末、民国初年和“九·一八”后的一些表现，略加评述。

(一)

张作相，字辅忱，1881年2月，生于盛京（今辽宁）义州杂木林子村的一个中农家里。因其先祖“世习泥瓦工，半工半农，藉以谋生，作相在读过三年私塾之后，就学习瓦工技术。从十六岁起，于每年农暇时，加入本村泥瓦工组，到村外为人建筑房屋”^②。因瓦工干的很好，有“青年能手”之称。

他年轻时，正值东北战乱年代。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入辽南；1900年义和团运动，沙俄侵占全东北。因战乱连年，辽西一带，兵匪交加，民不聊生，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不肖之徒，啸聚而起，四处抢劫。张作霖、张作相等，都是在这种形势下，铤而走险，投身“绿林”的。

张作相是怎样投身“绿林”的呢？一种说法是：因为他的同族兄弟（张作正）“赌博被人打死”，他率十余人闯入仇家，杀伤数人，仇家“赴县鸣冤”，因怕被官府缉拿，率众弃家而走；翌年东渡大凌河，逃入新民府八角台境内，加入了张

①注：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王之佑：《张作相事略》。

作霖、张景惠“绿林”帮伙。另一种说法是：1897年，张作相因同族兄弟张作正被土匪郭玉打死，郭后来投了官军，张作相为了为兄弟报仇，派其友冯树春打死郭玉，于1901年率二、三十人到八角台，参加张作霖、张景惠帮伙。说法虽不尽一致，但可以肯定：张作相是为同族兄弟报仇，怕官府缉拿而参加绿林帮伙的。

当年，在辽西一带拉帮结伙者，有各式各样人物。有衙役出身、趁火打劫的冯德麟（冯邻阁）；有出身贫苦不务正业的张作霖；有赌棍、兵痞出身的汤二虎（汤玉麟）；有当过兵、投效沙俄的金万福等等。在同期的绿林头目中，象张作相这样纯系劳动人民出身的是少见的。这和他后来的表现（虽系军阀但较“忠厚”），是不无关系的。

张作相拉帮不久，即随张作霖于1902年9月，由地方绅商作保，在新民府被招抚。张作霖被编为游击马队管带。张作相被编为游击马队的哨官（连长），由绿林小头目，变成了清军的小官。

从此，张作相就随着张作霖的升发而升发。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张作霖限期剿灭辽西顽匪杜立三。张作霖以骗杀杜立三有功，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统领，张作相等随之升为管带（营长）。此后，至辛亥革命前夕，张作霖被调驻郑家屯、洮南剿灭蒙匪，张作相等随之前往。到武昌起义前，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被送至奉天讲武堂学习军事。当时，张作霖以剿灭蒙匪有功，不安于荒凉的洮南府，急欲南下奉天，寻求升发之路。因而他命令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注视奉天的政治动态，随时向他通风报信，以便他寻机南下，进入奉天。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惊慌失措，苦无可靠武装保护。这时，反革命两面派、奉天谘议局副局长袁金铠向赵献计：调张作霖进入奉天，镇压奉天革命党人。张作霖率部星夜由洮南赶至奉天，支持赵尔巽，镇压革命党。1911年

11月12日，赵尔巽为抵制革命党，在奉天召开“国民保安会”。张作霖率领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等十余人，密持手枪赴会，在会场内外警戒。在会上，赵尔巽首先发言：“当此关内风云多变的形势下（按：指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我们东三省是地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变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望全省父老各安生业，静观时局演变”^①。这番话是反对东北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举动的。当革命党人打断赵的讲话，要求东北脱离清朝统治宣布独立时，张作霖飞上讲台，拿出手枪放在讲台上大喊：“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枪，它是不交朋友的”^②。同时暗藏在会场中的汤玉麟、张作相等，“均取出手枪，怒目而视”，吓得人们目瞪口呆。手无寸铁的革命党人见势不妙，纷纷离散。后来，张作霖又在奉天大肆镇压、屠杀革命党人。

在辛亥革命时，进行政治投机，绞杀革命，夺取奉天政权，是张作霖在东北崛起的关键。由此，他先后当上了民国的二十七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至1919年统治了全东北。作为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等，参予镇压革命党，也随之官运亨通。1912年当上了二十七师的骑兵团长、炮兵团长。1916年升为二十七师五十四旅旅长。又升为二十七师代理师长，并取代杨宇霆，升为张作霖的总参谋长（当时杨宇霆因发展个人势力，一度被革职），1919年被正式任命为二十七师师长，成了奉系军阀的骨干核心人物之一。

（二）

1920年至“九·一八”事变，张作相先后辅佐张作霖、张学良。是张氏父子的忠实“辅帅”。

张作霖称霸东北后，野心日炽，为攫取北京政权，统治全

^{①②}《辛亥革命回忆录》（五）547页。

中国，不断称兵关内，混战中原。作为奉系军阀骨干人物的张作相，一直追随张作霖，参加了所有的军阀混战。

张作相对入关混战，本来是不同意的，他主张：先把东北统治好，不急于举兵进关。野心勃勃的张作霖，不满张作相的主张，1922年2月解除他总参谋长的职务，重新起用杨宇霆。因为杨是力主进关混战的。^①

1922年4月，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在马厂、长辛店一带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混战。对这次混战，张作相，张景惠都不同意，但因“老师”（张作霖）要打，只好服从。混战开始后，张作相和张景惠分东西两路攻打直军。因奉军素质太差，张景惠和张作相又指挥失误，结果惨败而逃，“丑态百出”。急得张作霖在电话里对张作相大叫说：“你怎么也不能退，你若退下来，我们梦里见吧”。但败势已如“鱼烂土崩之势”^②，不可挽回。

奉军失败后，退还关外，整军备战，企图再战。张作相虽系败军之将，但因是张作霖老友，仍被重用。战后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的副监，领导整训奉军。不久吉林督军孙烈臣因食道癌病死，张作霖命作相接任吉林督军。当时，杨宇霆示意奉天省长王永江：“推荐他出督吉林”，“王言必须张辅忱接替，否则老将（张作霖）不会通过”^③可见张作霖对张作相之信赖。当年日本人评论说：张作相“本来缺乏作为武将和政治家的素质”，因他和张作霖有绿林老友的关系，“故仍保持其势力”^④。1924年9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又起，张作相任第四军军长，在锦州一带留守后方。战后任吉林军务善后督办（由

①参见《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61页。

②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73—76页。

③荆有言：《郭松龄反奉事件中有关的两封信》。见辽宁省参事室：《文史资料》1986—87年合刊203页。

④西田一龟：《近代中国人物记》600页

吉林督军改称)。1925年又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1925年11月，奉军内部的爱国将领郭松龄，在全国反帝反奉形势的影响下，反对军阀混战，起兵反奉。郭手握七万精兵，由滦州向沈阳进攻。势如破竹，沈阳指日可下。张作霖惊慌失措，命张作相阻击。张作相在连山阻击郭军，被郭军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回沈阳。劝张作霖“赶快打主意”，“赶快走吧，别等郭鬼子（郭松龄）来了，给咱们难看啊！”。当时，张作霖已准备下野，后得日本援助，又打起精神，指命张作相、张学良、吴俊升阻击郭军。结果郭军大败，郭氏夫妇被擒杀。

郭松龄身亡后，张作霖开善后庆功会，要处置郭的部下。老派人物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等因素日仇恨郭松龄，都要求将郭派“一网打尽”。杨宇霆力主“要根除首要分子”。独张作相一反群言，苦劝张作霖千万不要株连郭部，主张“要他们戴罪立功，…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宽大，以安郭军部下之心”。当张作霖不置可否时，张作相痛哭失声说：“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相杀了吧，我可不愿看见不幸的惨剧再次发生”。结果张作霖才不了了之。张作相的哭劝是为张作霖的霸业着想的。但也确实保存了奉系新派的骨干。这些人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作用。

郭军反奉失败后，张作霖继续穷兵黩武，挥兵入关，联合吴佩孚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北阀战争开始后，他又组织反动的“安国军”，阻止革命的北阀军。张作相继续为张作霖奔走。1927年，张作相率军入关，任奉军北路军总司令兼任第五方面军军团长，出兵京绥线，攻打见风使舵、倾向蒋介石的阎锡山，占领了天镇、阳高、大同等地。1928年国民党蒋、桂、阎、冯四派联合北攻张作霖。张作相、张学良见形势不利，建议张作霖撤回关外，保存实力。

当张作霖的“北京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看

到张作霖已无力控制华北，就改变了对张的策略：在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支持蒋在关外进行反共统治，但蒋不能进入东北）之后就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把“大张作霖”压成“小张作霖”，加以控制，或把他赶下台，或把他除掉。于是日本趁张还统治北京之机，向张索取东北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张作霖答应，借日款由日本承包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即：①敦图路（敦化至图门）；②长大路（长春至大赉）；③洮索路（洮南至索伦）；④吉五路（吉林至五常）；⑤延海路（延吉至海林）。这是日本对东北的重大侵略措施。在日本逼迫下，张作霖为急于求得日本的支持，答应了这些要求。在与日本的铁路谈判中，张作霖曾要求张作相负责签字，但张作相推拖不干，加以拒绝，表现了他的爱国爱乡精神。

据《满铁史资料》一书关于满蒙五路交涉经过的记载：在1928年2月4日，当张作霖命张作相与日本“签订承包合同”时，张作相“不愿接受”，表示“困难颇大”①。当日本代表江藤会见张作相说张作霖已答应由你签字时，张作相说：“对大帅决定事宜不应反对；但由于事关重大，须待战争结束（指蒋、张间的战争）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签字”②。张作霖见张作相一拖再拖拒绝签字，只好亲自出面在两条铁路上签了字，另两条铁路由代理交通次长赵镇签了字。余下的一条铁路—吉五路，要张作相签字，张作相仍不签。张作霖只好向日本说：“吉五线留到罢免张作相之后签字”③。

这些情况表明：张作相虽然是张作霖的亲信、老友，但在事关国家权益问题上，他对“大帅”并未苟同。

张作相不仅在铁路问题上抵制了张作霖的丧权辱国行径，而且在吉林的行政上，也抵制过张作霖的腐败措施。如，张作霖由于连年混战，经济危机，曾要求在东北种大烟（鸦片）以抽

①、②：《满铁史资料》第二卷第三分册965—966页。

③同上

税。对此，张作相严加抵制。他“向张作霖表示：吉林省不种大烟，其他各省种大烟交纳多少（税），吉林也交纳多少”^①。这对吉林是有利的。在张作相统治吉林期间，吉林虽仍是旧军阀的统治，但也颇有些建树：如修吉海路，修自来水，修北山公园，创办吉林大学等。这是众所周知的。

1928年7月至“九·一八”事变前，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张作相一心辅佐张学良。

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炸死后，奉天省议会举张学良为奉天军务督办，举张作相为东北最高统治者——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坚辞不就，一再表示：“老帅”已逝，子承父业，顺理成章，坚持推举张学良为东北保安总司令，自己全力辅佐之。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任副司令长官和吉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张学良由于国难家仇交织一身，对日本侵略东北极为反感，努力推行反日方针。张作相积极支持张学良的主张。当日本侵略者要挟张学良履行其父对日本的许诺，分别向他和张作相提出中日铁路联运、速修敦图铁路、废除葫芦岛港、日本人在东北杂居等种种无理要求时，都遭到张学良和张作相的反对和拒绝。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三年中，张作相在外交、内政方面，都提出过好的建议。如1929年夏，当张学良在蒋介石唆使下，片面撕毁“中苏协定”，轻率挑起“中东路事件”时，张作相郑重地建议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打得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怕日本人乘机捣乱，还是请总司令慎重考虑”^②。这个

^①胡震：《我所知道的张作相》。

^②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1985年号85页。

建议的内容，虽然说得未必完全恰当（只提怕打不过苏联，未提不应片面撕毁中苏协定）；但主张不挑起“中东路事件”，不与苏联打仗是对的。但张学良只听信蒋介石的反苏挑衅，不接受张作相建议，轻率挑起了中苏冲突和中苏边境战争。张作相见“少帅”不听他的建议，只得消极应付。结果，东北军惨败，中苏友谊大受挫折。后来，张学良后悔莫及，不得不按张作相的建议，急派吉林省外交特派员蔡运升到伯力，与苏签订了停战协定：中东路仍按中苏协定的规定，暂由中苏共管。战事才告结束。

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达于顶点。蒋介石与反蒋各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战争。双方均拉张学良，以加强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和反蒋各派纷纷派代表到沈阳、葫芦岛、北戴河，争先拉拢张学良，以求得东北军的支援。一时间，张学良好似婚礼中的“新郎”一样，为人瞩目。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这一举足轻重的人物，除“屡派代表”到东北之外，还于1930年6月21日，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特任张学良为海陆空军副司令，并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出兵援蒋。面对各方的拉拢，张学良举棋不定，观察形势的发展；6月间，在沈阳举行高级会议，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有的倾向出兵，有的唯“少帅”之命是从。以张作相为首的元老派，坚决反对出兵关内。张作相建议：“东北军只应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蒋介石合作”。他颇有风趣地指出：“我们吃高粱米的，那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①他还说：“过去奉军几次入关，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强敌旁伺，应变且恐不暇，如再派兵入关，更给外敌以可乘之机”^②。蒋介石听说张作相反对最烈，特派吴铁城访问张作相。当吴来访

①于学忠：《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经过》。

②李宗颖：《张作相事略》。

时，张作相正严厉色地对他说：“我们东北外患不除，不能再打内战了。你们说蒋先生是孙总理的信徒，是国民党正统；他们（指阎、冯各派）说汪精卫是孙总理的信徒，是国民党的正统。我们不管谁是正统，把国家治好了还则罢了，若是闹坏了，我们就要办国民党的善后！”^①。

（三）

“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的政治生涯，已开始没落。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由于张学良唯蒋之命是从，东北顿时陷于敌手。东北的沦丧，从国内来说，蒋介石是罪魁；张学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作相身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和吉林的首脑，也是守土有责的。当时，在东北，吉林军队最多，张作相是可以组织抵抗的。但“九·一八”时，他正在锦州为父发丧。据其亲属胡震同志回忆：发丧的局面“十分隆重”。

“在锦州市西郊小岭子张公馆停灵七七四十九天”。参加丧礼的“光荐任官以上资格的就有几百人……常驻的有千人，加上亲戚朋友有三、四千人之多。…锦州市内所有旅店、饭庄全包下来，锦州最大的饭庄‘万顺楼’全不外卖，专门侍候张家。宴席分燕窝、鱼翅、海参等六个件四种席。招待客人的大小‘知客’就有五、六十人”^②。

国难当头，如此铺张，何以对东北父老。他在吉林沦陷时，“只是遥领吉林省军政首长名义，对熙洽（吉林军署参谋长）叛国投敌，成立伪政权，未作任何表示，甚至也未宣布撤职。迟至11月，才电令吉林军政人员勿听熙洽乱命，派诚允到宾县，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伪组织对抗”^③。这时，吉林军民早已奋起抗日了。

①李宗颢：《张作相事略》。

②胡震：《我所知道的张作相》。

③李宗颢：《张作相事略》。

1933年1月，日寇向热河进攻。在张学良指挥下，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军团汤玉麟、第九军团孙殿英和部分义勇军进行过一点抵抗。但汤玉麟等不听指挥，不战而逃。张作相“一筹莫展”，在承德失守前夕即退至古北口。后得到张学良的许可，回到北平。从此他就不再担任军政实职，跑到天津去作寓公去了。

他和四位夫人、子女儿媳、副官、卫士、司机、厨师等近百人，居住在天津市英租界重庆道三处楼房中，每日生活开支至少要二百元。仅靠天津外国银行有几十万元存款，入不敷出^①。他曾通过他的老友——伪满军政大臣大汉奸张景惠及大汉奸熙洽等人，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要求将他在东北的财产发还。关东军向他提出条件：要他在政治上和张学良断绝往来，才同意将其房屋土地发还一半。张作相不肯，又派其三子张廷藩往来于锦州、长春、沈阳各地与日本和伪满军、警、特机关首脑交涉，到1935年，关东军发还了他在锦州的一部分不动产（土地、房屋）^②。张作相与敌伪联系要求发还财产的作法，是有损于他这位奉系高官的人格的。但他终未附逆当汉奸。“七·七”事变后，闲居在北平的伪满失意汉奸——张燕卿、洪维国等，谋东山再起。他们与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茂川秀和大佐（中国通）相勾结，专程去天津英租界张作相公馆，劝张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要职。张作相婉言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利用张作相，派国民党大员赴天津，强迫张作相等原东北高级官吏在各大报上发表声明，指责张学良在西安的“兵谏”是以下犯上，是“劫持统帅”。这个声明曾由中央社发给各大报刊登。张作相发出这样的声明，实属不当。但他对张学良是始终怀念的。

^①胡震：《我所知道的张作相》。

^②同上